



从载酒堂到东坡书院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



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的东坡书院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走进儋州东坡书院，好比走进了人文荟萃之地，浓浓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。

苏东坡谪居儋州三年，留下载酒堂，后来发展为东坡书院，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各界人士朝圣般前去参观游览。这是因为，东坡书院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东坡文化。

东坡讲学，“琼之有士始于儋”

苏东坡以文学、书画等闻名于世。如果说他是教育家，恐怕不为大众所知，但一点也不为过。故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北宋绍圣四年，即1097年，苏东坡被贬儋州。次年，他被逐出官舍。当地热心人发起“众筹”，即“坐客欲为酿酒作屋”，帮他建起了不大但遮风挡雨的屋子。东坡“欣然同之”，将此屋起名为“载酒堂”，在此屋以文会友，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。儋州及其周边地区的黎子云、裴闻义、姜唐佐等，乃至远在江苏的葛延之、浙江的潘衡，为了向东坡先生请教，都经常聚于载酒堂。

苏东坡在载酒堂设帐教徒，自编讲义，把《书传》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等著作作为教材讲授，“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，变化其人心”。

由于苏东坡经常在载酒堂“传道授业解惑”，儋州和周边地区也兴起了求学崇文之风。

对这种求学崇文之风，苏东坡颇为欣赏和满足，曾作诗一首，记载了有一次听到邻居家小孩努力读书的场景。诗曰：“引书与相知，置酒仍独斟。可以侑我醉，琅然如玉琴。”东坡先生听到孩童琅琅读书声的陶醉神情，跃然纸上。

苏东坡的倡导和讲学，使儋州乃至海南求学氛围日渐浓厚，涌现出了不少出类拔萃之才。其中，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，符确则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，开了海南人进士及第的先河，使得“琼之有士始于儋”（正德《琼台志》）。

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李景新指出：“苏东坡在儋州乃至整个海南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，是十分重要的，‘海南人文

之盛，实自公启之’成为学界共识。儋州的人文之盛，更是有赖于苏东坡了。”

胸襟开阔，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

“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丐春工，染得桃红似肉红。春幡春胜，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。”儋州东坡书院内一尊耕牛雕塑后面的壁上，镌刻着苏东坡的《减字木兰花·己卯儋耳春词》。

这是苏东坡谪居儋州期间，难得的一首充满快意的词。

1100年五月，苏东坡遇赦北归。他在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此诗与儋州东坡书院内镌刻着的“无限春风来海上”之句，都体现了苏东坡的性格特点：胸襟开阔、豁达大度。这对儋州和海南人民打破“坐岛观天”观念，形成海洋文明开放开明的“集体无意识”，无疑具有超越时空的教育和启示意义。这也是千百年来，中外人士景仰东坡先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事实上，苏东坡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理念。他在儋州期间完成了《易传》《书传》《论语说》三部著作。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、海南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林冠群提出，这些著作的核心，实际上也是深刻阐述儒家以人为本的观念。所以东坡在题这三部书的跋语中写道：“大哉，人乎！《易》曰：‘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’”

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、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国强介绍，东坡居儋功业体现在多个方面，如劝导民族团结、敷扬中原文化、鼓励发展生产、传授治病秘方、倡改落后习俗等。

先生遗风，“粲如日星垂不朽”

思想之光照耀千秋的东坡

走了，但他未竟的教育事业远没有画上句号。此后，载酒堂依然成为当地名士集会讲学的场所。

据《儋县志》记载，明朝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，“载酒堂”被改称“东坡书院”。

到清朝、民国时期，儋州东坡书院继续保持教学功能。例如，清朝“乾隆间，知州裴鑑将前知州唐瑜捐买田地拨入（东坡）书院”，每年将地租钱拨付给书院，“以为延师膏火之费，或有不敷，官为捐给”。到了“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副贡唐书启首倡捐修”；“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绅士周秉忠等倡修正殿讲堂，头门增建两廊及上中四耳房”；“清末改设农学”。到了“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，琼崖道尹梁迈捐银修葺正殿及左右围墙、池塘等”。到了1934年，则有“革命军独立团团长王定华首倡重修”。

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。对儋州东坡书院第一次大规模修缮，是在1984年。而最大规模修缮是2014年，儋州市多方筹资1200万元，对东坡书院进行了全面维修和扩建。

目前，儋州东坡书院占地150亩，是集古建筑、文献、书画、楹联、碑刻、雕塑、器具、井泉等为一体的著名人文景观。景区内，有千年古井、500年树龄古树、东坡祠、载酒堂、钦帅堂、尊贤堂、怀贤亭、望京阁、劝耕圃、陈列馆等。

传承东坡文化的东坡书院（载酒堂），吸引了北宋进士李光、南宋诗人杨万里，现当代大家郭沫若、田汉、邓拓等多位文人雅士寻访并题写诗词。

与东坡同属北宋的李光在七言古诗《载酒堂》中，盛赞“东坡文章喧宇宙，粲如日星垂不朽”，尽管斯人已逝但载酒堂树木仍在，“半是东坡亲手植，老干樛枝互缠纠”。

杨万里在《登载酒堂》中写道：“先生流落海南涯，茅屋三间不到伊。”

儋州东坡书院对联追怀笠屐古风流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

步入悬挂着清代儋州书法家张绩题写的“东坡书院”匾额，多副对联值得细细品味。

书院现存楹联30多副，熔记事、写景、抒情于一炉，文情并茂，音韵协调。在大门、大殿、载酒堂等处的对联，耐人寻味。

大殿有两副对联。其一：“灵秀毓峨眉，综观历代缙绅，韩富以来如公有几；文明开儋耳，遥想三年笠屐，符黎而后名士滋多。”这副对联由清代进士王云清撰写，高度评价了东坡先生“文明开儋耳”的历史功绩。

其二：“宾主联欢，追思笠屐风流，雪爪尚存鸿北去；冠裳承祀，若问送迎诗句，笛腔犹按鹤南飞。”这副对联是清代举人唐丙章撰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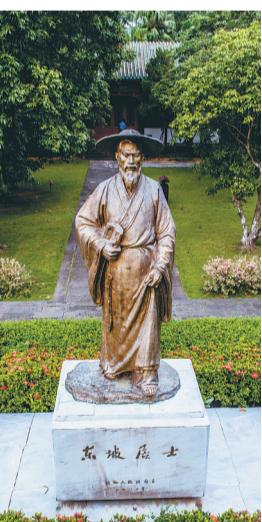
“雪爪尚存鸿北去”化用东坡诗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土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而“送迎诗句”，出自东坡诗“总角黎家三四童，口吹葱叶送迎翁”。“鹤南飞”出自东坡诗《李委吹笛并引》：“山头孤鹤向南飞，载我南游到九疑。下界何人也吹笛？可怜时复犯龟兹。”对联融汇苏东坡的多首诗词，既展示了东坡诗词的丰富底蕴，也体现了唐丙章高超的撰联才华。

从东坡书院大门进去是亭状的载酒堂，上面悬挂的对联为：“农务不违时，与诸父老，对此镃基，共话桑麻今乐事；公余容退息，偕都人士，携来樽酒，追怀笠屐古风流。”此联是清代进士、儋州知州林翰高撰写。“镃基”指锄头，“桑麻”指农事。此联写出了苏东坡深受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和人格影响，常与老农谈起农事的情景。

以上三副对联，尽管不是一个作者，但有一个共通之处，都提及“笠屐”。此典出自明代文学家宋濂《东坡笠屐图》题词：“东坡在儋耳，一日访黎子云，途中遇雨，从农家假（借）屐着归。妇人小儿相随争笑，群犬争吠。”这样的记载，反映了东坡的朴实无华，平易近人，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，关系十分融洽。这也符合苏东坡自己曾经概括的性格特征：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。”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可亲、可敬、可爱的东坡形象。

苏东坡本人就是一位对联高手。南宋进士岳珂《桯史》记载：辽国使者出下联“三光日月星”，苏东坡不假思索就对出上联“四诗风雅颂”。《诗经》中“雅”分为“大雅”“小雅”，加上“风”“颂”就是“四诗”，所以这是一副绝妙的对联。

在儋州，苏东坡也写过一些意蕴深远的对联。林冠群先生在《尽情尽性的文化奉献——序<儋州古今楹联选集>》一文中记述，苏东坡离开儋州东坡书院前，给学生姜唐佐赠送一副对联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此联体现了东坡先生对学生的勉励教诲和殷切期望之情。因此，东坡对海南文化教育的启迪之功，世代尊崇。



儋州东坡书院内的苏东坡塑像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